《全唐诗》是怎样花落淮盐的

吴方友

300多年前，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在淮盐完成

历史不会附属风雅，但历史却会催生风雅。

《全唐诗》就是由历史巨擘之手催生的，一部尽显唐诗风雅的诗集总汇，人称“唐之韵”。

诗家说，唐之后无诗，宋之后无词。这是说唐诗代表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而宋词则是代表中国古代词章的最高成就。这是两座彪炳中国历史而不朽的文化丰碑，并使后来者一直无从超越。

当代知名学者胡晓明论及唐诗，说唐诗是以“山水为教堂，以文字为智珠”。唐人以尽心尽情尽才尽气的精神，深得诗心，于是有了许多的诗。但是，古代没有条件都刊刻出来，“唐诗这坛酒太深了，只能取一瓢饮”，于是就出选本，以品尝唐诗的美妙。选本中人们一向以汇集了唐诗精粹的《唐诗三百首》作为样本，而加以推崇，事实上这个唐诗选本，自问世以来，的确流传很广。在国学大师开列的唐诗荐本中，除《唐诗三百首》外，《全唐诗》常赫然在目。胡适先生1923年在清华时，应学生之请，开有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其中收录图书约190种，令人瞩目的是曹寅、彭定求著的《全唐诗》。又如梁启超、胡适、汪辟疆、蔡尚思和屈万里五位国学大

师共荐的国学名著200种中,《全唐诗》也是必读本。这200种国学名著,既包括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及学者的代表作,也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门类、各种体裁的主要经典。

《全唐诗》被视为文化宝典之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令人惊异的是,这部宝典的诞生并非出自他处,而是出在"自古甲天下"的淮盐,更深一步地说,是出自少年就被称为"神童"的两淮巡盐御使曹寅之手。关于曹寅,我们知道最多的是盖世名著《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却很少知道是曹寅领军编纂了唐诗宝典《全唐诗》。

曹寅编纂《全唐诗》这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从1705年8月正式开始,到1707年6月全部完成,其过程用了不到两年。这项工程同编纂《四库全书》等一样,都是清朝康熙皇帝炫耀文治武功而钦定的重大文化工程。屈指算来,《全唐诗》从编定到刊刻完毕,距今304年。毫无疑义地是,就在那一年,经典名著《全唐诗》在淮盐诞生。

康熙为什么把编纂《全唐诗》的重任交给了曹寅

据史书记载,曹寅编纂《全唐诗》是奉了康熙皇帝的旨意。清朝名士宋荦在《西陂类稿·迎銮二纪》中这样记载:"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过无锡……十九日,上(指康熙皇帝)发《全唐诗》一部,令江宁织造臣曹寅校刊。"这就是说,编纂《全唐诗》的事,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康熙南巡过无锡时定下来的。当时的曹寅既任江宁织造,又任两淮巡盐御使,他的后一职务是1704年任命

的，并于 1706 年、1708 年和 1710 年三次重任。当时的两淮盐务衙门，管理着中国中部大部分地区的盐务。在曹寅主管两淮盐政的时期，两淮盐业达到了最辉煌的地步：两淮有 29 个盐场，产盐量达到十亿斤以上，年食盐吞吐量为 1 525 900 余引（每引一般为 300~400 斤），上交朝廷的盐税达到 2 000 余万两白银，占朝廷财政收入的 1／4，形成全国三大商业资本集团之一（广东行商、山西票商、两淮盐商），扬州更是两淮盐漕运输的一大都会。曹寅主持的两淮盐漕察院成为中国盐政的枢纽。

这当然是因为曹寅赋有过人的才华。应该说，史上的曹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虽然他的出身开始并不显耀，但后来由于父亲曹玺逐渐深得康熙皇帝的器重，曾由内工部郎中一职出任“督理江宁织造”的钦差大臣，不仅使曹寅的家庭同康熙皇帝建立了割不断的深厚情谊，也为他提供了他人所不能企及的良好的成长环境。曹寅八岁时，就以其勤奋好学的精神和冰雪聪明，“束发诗词经艺惊动长者，称神童”。人们这样赞誉他：“幼而岐嶷颖异，通经史、工诗文，虽老师宿儒，已叹为雄才之倒峡，而邃学之淳渊。”足见曹寅天资聪颖和英气逼人的少年才华。他的才名，就连当时著名诗人陈维崧、翁方纲、顾景星等都是钦佩的。而曹寅又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皇家侍卫，他和所有八旗子弟一样，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骑马、射箭的训练，这从他描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少年十五十六时，关弓盘马百事隳。不解将军事明主，惟爱射雏南山陲。”诗中固然有他的满腔憧憬，但更多显示的是他的满腹经纶和满身武艺，使曹寅的声名日渐彰显。这一切冠盖群英的才华，康熙皇帝当然是知道的。而更重要的是康熙皇帝对曹寅有特殊的友谊和信任。从康熙三十四

年(1695 年),即承担编纂《全唐诗》任务的十年前起,曹寅已经是康熙皇帝最信任的人之一。从这一年起,曹寅担任承办皇差的重要使命和不可替代的角色。例如有一次,他为皇上置办了一样精制墨锭,就受到了皇帝的亲切赞誉。康熙皇帝一共南巡六次,其中有四次(康熙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都是由曹寅主持接驾的,并都是以曹寅所在的江宁织造署作为康熙驻跸江宁的行宫。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康熙首次南巡时,曹寅的母亲到堂上拜见康熙,康熙帝"色喜,且旁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赍甚渥。会庭中萱花盛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曹寅亲手救了江宁知府陈鹏年的命。这一年,陈鹏年受人陷害,御批该斩杀,而曹寅在康熙南巡时,一面刚直不阿地在关键时机为陈鹏年陈情辩解,一面跪地叩头为陈鹏年求情,甚至叩得头破血流,直到康熙恩准陈鹏年不杀,并仍予重用为止。此事见之于清人钱仪的《碑传集》卷七十五《河臣上·陈恪勤公鹏年行状》:"……织造使曹寅亦免冠叩头为公请,良久,至血被额,阶有声,竟得解。"

近有学者方晓伟先生在论及康熙命曹寅编修《全唐诗》时,持有四说:一是曹寅能诗善词,颇以文学自负;二是曹寅有"聚书之癖",本来就对整理唐诗十分重视;三是曹寅既善交名士,又具有较高的管理才能;四是曹寅一向审慎负责,为康熙嘉许。由此可见,康熙把这项文化大工程交给曹寅,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策。

编纂《全唐诗》是在哪里动工的

编《全唐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决非一蹴而能就。在奉旨编纂这部唐代诗歌总集时，曹寅作了多方面的考虑。

一是，要弄清楚唐代的诗究竟有多少。唐诗有多少，不能根据推算和臆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歌之多，多到不独王公诗家会做诗，就连种田的老叟和寺里的僧尼都会吟唱，而因古时刊刻出版不易，遗失的诗多得不可胜数，令人不胜惋惜之至。如王之涣是个大诗人，一生诗作很多，而我们所见到的只有他的 6 首诗，更多的诗都被遗落，再无从找到。那么就从诗集中探寻吧。而记载唐诗的诗集又有多少？在曹寅编纂《全唐诗》之前，历代曾有不少唐诗专集，近人孙琴安先生称唐诗选本有 6 百部。如唐朝元结的《箧中集》、元朝杨士弘编的《唐音》、明朝高棅编的《唐诗品汇》等等。但是，珠遗四野，何处搜珍？这是这项工程的最难点。

二是，如何精心组织编纂《全唐诗》的队伍。编纂这样的大型诗卷，非权威不能视事，非有真知的学者不能担当，故所选的古文编纂能手都是皇帝钦定的。最终选定九位翰林学士担任校诗工作，并按皇帝的旨意，九人中确定以翰林院侍讲彭定求为首。原来定的人是：彭定求、沈澎、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王绎、查嗣瑮。后来又命翰林院庶吉士俞梅一同“就近校刊《全唐诗》”，这就成了十人，并钦定由曹寅负责刊刻事宜，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全唐诗》编纂都是曹寅、彭定求，也有简称为彭定求的。彭定求曾经纂修过两朝皇帝圣训，还任过宫廷起居注史官，他曾建议将《孝经》译

成满文。因此，在主动隐退十一年后，皇帝又下诏复用他。其余九人是翰林院编修。而曹寅奉诏刊刻《全唐诗》一个月后，又被授予通政使司江宁织造的新官职，故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刊刻《全唐诗》的领头人。

三是，选择何处作为编纂与刊刻《全唐诗》的地点。两淮盐漕察院衙署在扬州，由于它担当的使命重大，巡盐御使甚至负有为皇帝报告天下之变的责任，因此想把这座衙门同时作为编纂和刊刻地点，显然是不合适的。既不清静，还会泄密。最终，曹寅将编纂地点选在了距漕察院衙署不远的天宁寺。天宁寺位于扬州城门外，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古刹，装饰精美，园林相拥，康熙南巡时曾作为行宫。这里还有码头，特别适合于承载装运与集汇浩大工程的材料。而做了编纂场所之后的若干年中，天宁寺虽名为寺庙，实则已不再作为群僧的居所。

《全唐诗》就是在天宁寺动手编纂的。就因为编纂《全唐诗》，这里被称为扬州诗局，诗局就设在天宁寺东侍漏馆，即天宁寺东廊，所以后来有人说：《全唐诗》，天宁寺，同拥光辉。

浩大而艰巨的工程 辛苦而沉重的编务

编纂《全唐诗》决非一件轻松的事。即以曹寅和十位翰林学士的学养功夫，仍然感到十分吃力。尽管搜罗了大批唐诗选本，但是大家仍然担心难以搜全，唯恐大海遗珠。康熙下旨编纂时，所赐给曹寅的《全唐诗》，并不是一部编辑完整的书籍，而是清代学者季振宜根据有清一代大学问家钱谦益所辑录的唐诗残稿，重编而成的《全唐诗七百七十卷》抄本，这个抄本就是曹寅等人编纂《全唐诗》

的底本。光靠这个本子怎么能行呢？曹寅等人千方百计加以搜求，并着重参考了宋人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宋人刘克庄的《唐五七言绝句》、明末胡震亨辑的《唐音统鉴》等，可以说，唐诗约 600 多种选本，曹寅和翰林院学士们大都参阅过。可见这是多么浩繁巨大又琐碎的工程！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中，曹寅于五月、七月、八月、十月给康熙皇帝呈上四次奏折，其中一份奏折说："中晚唐诗尚有遗失，已遣人四处访觅，添人校对。""四处访觅"一词，足以道出搜集诗作之辛苦。

奏折还表明了由于编校词臣未能及时到位，使这项工程受延误的情况。从三月十九日就开始命人编诗集，可是到五月一日开局时，仅有翰林院庶吉士俞梅一人到诗局，相当于主编之一的彭定求快到五月底时方到位，而汪士鋐到七月一日还未到位，人手不齐，进度就难保证。

编纂是编纂，而书的出版是需要刊刻的，这要使用一大批刊刻人员，要保持九百卷《全唐诗》前后字体一致，如果没有一批熟练的书写人员是不可想象的。为此曹寅在奏折中说："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得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特别是刊刻《全唐诗》，如果没有康熙钦定，是谁也不敢开刻的，这都导致了工期的延误。

这年 8 月 19 日，除一人之外，所有的翰林院编修一个一个都到位了，大规模的《全唐诗》编修工作正式开始。这些编修者面对皇帝钦定的诗文，"皆欣欢感激，勤于校对"，用曹寅的话说是"不敢少怠"。仅一个月后，他们就向康熙送上包括唐太宗、高适、岑参、王维、孟郊诗作的校样副本，曹寅要求大家："装潢一样两部进呈，其

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经康熙审定“样本都改过发回后”，再正式印刷。曹寅怕康熙等得焦躁，又在奏折中补充说，还有几十位诗人的作品正在装订，等他去北京汇报一年盐务时会亲自送上。

曹寅说到做到，带着大家以忘我的精神，呕心沥血地编纂，每完成一部分就刊刻，平均每月刊刻达一千页以上，并要乘好天气晒干书版，在雕版印刷时代，这样的速度是惊人的。说来有意思，1707年，春天天气出奇地好，书版刻好很快就晒干了，大大加快了刊刻的进程。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底至四十五年底的十几个月，是扬州诗局刊刻工作的高峰期，大部分《全唐诗》已经刊刻完毕。到七月底，曹寅又向康熙奏报：“遵旨校刻全唐诗集，目下刻刊只剩五百余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完毕，即可全本进呈”。康熙对曹寅等人的工作十分赞赏，在奏折后朱批道：“刻的书甚好。”

但是，终日操劳耗费心血，使翰林们的健康大受损害，有病的有病，告假的告假。有个叫王绎的编修原来患一种血液病，在诗局里陡然旧病复发，曹寅赶紧叫他回家调养，不过一个多月，这位学者就身故了。曹寅百忙中赶去为王绎料理后事。到1706年8月即编纂诗集一年时，在扬州诗局校刊的人就只剩下彭定求、杨中讷、汪士鋐、徐树本、俞梅共五人，而原来是十人，现去了一半，正所谓“行百里者半五十”！到1707年6月14日，《全唐诗》终于刊刻完毕。这一天，最后一名翰林院编修也告别了扬州诗局，到北京向吏部报到复命。在曹寅统领下，一部九百卷的《全唐诗》的编纂刊刻工程终于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这部《全唐诗》囊括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两千三百多位作者，四万八千九百首诗，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编纂刊

刻完毕，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奇迹。而同时，刊刻《全唐诗》，也创造了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上以“软字精校精刻”见长的“康版”风格，人称“超轶前后，后世宝惜”，把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这个时代独特的文化标志。可惜原刊刻版本在后来一次大洪灾中大部漂失，令人对这份珍贵文化遗产扼腕长叹。

但是，这并不影响《全唐诗》是公认的唐诗集大成者的诗史地位，并成为中国文学中最辉煌的部分，而她永垂不朽的名字，是与淮盐连在一起的。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日子：1707 年 6 月 14 日，在一个叫做古天宁寺暨扬州诗局的地方，《全唐诗》花落淮盐！

（本稿由连云港市社科联推荐）

吴方友，男，汉族，1955 年 3 月出生，江苏灌云县人，现供职于连云港市江苏金桥盐化集团，至今发表各种文字作品 200 万字以上，出版过科学文艺评论集《科普创作教论》、报告文学集《我们盐场的事》，近在《中国报告文学》发表《恒古一嫁接》、《为觅人间温泉》、《一个小小村庄的红色轶事》等。